

朱家坟夜话

徐玉珪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目 錄

- 一、朱家坡..... (2)
- 二、李翠的故事..... (5)
- 三、朱家坡夜話..... (15)

朱 家 坟

今年春天，当省里为了做好淮河上游的水土保持，結合开发伏牛山宝藏，混合組成的勘察、測量、鑽探工作隊的車輛，沿着沙河赶進朱家坟时，正是農村吃早飯的时候。街南北兩片正在吃飯的男女老少，都放下飯碗，迎了上去。鄉妇联主席吳鳳英向押运行李的女工作隊員何英同志說：“早就盼望着你們上來，今天可盼來啦！毛主席說：‘一定要把淮河修好！’从今后，我們朱家坟就不再遭水災了。”何英同志迟疑了一下子，看了看朱家坟这个葫蘆瓢形的小小盆地，四面圍着青山，东面的路口高踞河上，心里想：难道这里也会遭水災？

但这里的确遭过大水災。

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里，从初一到初十，一直下雨；初十那一天，又下了一整天瓢潑般的大猛雨。晚上雨住了，西边半个天現出淡黃色，还帶着一股襲人的涼气，上年紀的人都說：“去上西边看看吧，怕是要漲大水呢。”馬小紀領着几个孩子去了，怕再下雨都戴着斗笠；馬小紀披着細茅草擰成的簑衣。这时庄上都正在燒鍋做飯，有的还未做中，有的做中了，大家一口热湯还没喝到嘴里，就听見喚着漲大水啦。有些人就跑出庄去看，只見那大水头一丈多高，象陡崖丢劈子一般，从西山崢倒过来，大水的响声象打雷一般震人。立时有的麻利回家拿东西，有的連庄就沒敢進，折向北坡跑。

了。只有馬小紀顧全大局，他飛跑進庄，大嗓喊着“別顧東西，快些逃命呀！”住在大路以北的人家，都扶老攜幼逃上了北坡了。住在路南的人家，因為街心是五、六尺深的古路溝，大水頭沖過去，水深流急，想逃北山過不來；庄南是一條小河，那水更深更急也不能逃向南山。馬小紀喊罷跑回他家叫人，只見院里的水已湧到他的心口；他娘領着一家老少八口人都上到屋子的頂棚上。他喊着：“屋子土牆可頂危險呀！”他娘說：“下不去了！”他娘叫他上房子，他却上到院子里的大椿樹上。說話間，馬小紀看着自己的三間瓦房的土牆被水泡坐，囫圇圖圇的屋頂被大水沖去。還能聽見他娘在屋頂里喊着：“小紀，別耽心，俺幾個還活着哩！”馬小紀正在着急，忽然大椿樹也慢慢地倒在水里，馬小紀也沒影蹤了。

王振興家飯舖是東頭路南的一所大宅院，前後通街。當大水頭進村時，他兄弟勸他趕緊逃走，王振興夫婦舍不得東西不肯走，還非要上住前後門不可。無奈何，他兄弟把兩個孩子領跑了。這時保長段寶林跑來，他問：“前天盤住的那個女人跑了沒有？”王振興說：“在後院。”段寶林就幫他把門頂緊。王振興家向後還有個角門，門外有一間房子大的空地，這時有十幾個人站在水中，想通過他家向東逃走。先是段寶林這個狗保長不叫開，後來王振興想開，已被大水捆住，開不開了。李希范是個年輕小伙子，他家十八口人都被大水沖散了，他怀里抱著一個三歲、一個五歲的小侄兒；還有他快要出門的姪女李翠，手拉一塊按板，也跟他站在这里。眼看大水漲到截腰深，又捆到心口了，干急王振興家不開門，沒處逃脫。一会儿，南邊牆頭倒了，大水從此向南沖去，十



几个人霎时没影了。李翠被按板带的没在水中，也不见了。这时王振兴家的院牆和房子都被大水冲倒，成了一片汪洋，李希范还要抱着两个孩子蹚过去，忽然上水冲来一根大樑碰住他，把他碰倒在水中。李希范想挣扎着起来，一松手，那两个孩子呼噜一声就再也找不着了。李希范沿着刚被大水冲倒的牆基向东走，浮过一道急流，水浅了一些，最后爬到村东头一棵大梨樹上。电光一闪，他看见北坡到南山充满了洪流，一些樹木樑櫓，囫圇麥楷垛，囫圇屋頂，都順水流去。他喊“小翠！小翠！”也沒人回答，只有大水浪濤在轟轟响着，整个朱家坟已經沒有影儿了。

吳鳳英訴說一会儿，擦了擦眼淚又說：“四二年那次大水，把我們朱家坟挖地三尺！別說綢絲、糧食、牲口，連牆跟脚也找不着了。那时朱家坟一共三十几戶人家，就冲絕了七戶；百十口人，就淹死了三十二口。”

吳鳳英沉痛地說着，李希范一直站在吳鳳英旁边。他現在已經三十多歲了，他經過了多少事啊！解放后过着幸福的

日子。虽然十來多年囉，他仍时时想那两个怪子。这时吳鳳英的大儿子小才过来，拉了拉鳳英的袖子說：“別光說那些敗兴的事啦。”又轉向何英同志說“現成饅菜，請同志到屋里吃飯吧！”

“謝謝你，因为路坏，牛車走不快，为了今天要赶到趙村，我們一早就在桑头吃过飯啦。”何英說着向牛把示了个眼色，只听“好！”一声，三輛牛車就一齐出动了。吳鳳英又擡了兩步，指着街上兩月的草房給何英同志看，并且說：

“这都是大水过后我們急过冬，草草盖起來的。我們朱家坟現在有五十四戶人家，已組成了兩個互助組，眼下就要轉社，我們还要盖瓦房哩！”何英已經走出庄了，还回过头來親切地望着鳳英說：“放心吧！我們一定把沙河治好，叫大家过好日子。”

1955.10.

李 翠 的 故 事

因为总结在桑盤一段的勘查工作，和羣众留別，走的晚，当治淮勘探隊二十三位工作員走到朱家坟的时候，天已經晌午了。炎熱的太陽直晒着山谷，山谷底白色的砂石反射着耀眼的陽光。同志們商量着就在这里过午，朱家坟的農民羣众听說了，就把自己新編的葦蓆舖在街北僅有一株大黃桑樹底下，讓同志們歇午覺。

鄉長和劇團的負責人來商量怎样做飯，何隊長說：“不

多麻煩，我們帶的有包子蒜薹，只用燒兩桶開水就行了。”鄉長想了想，就派吳鳳英燒茶。吳鳳英說：“既然燒茶，何不趁勢把包子燴熱。”就命她兒李才和黑娃去把包子籬抬來。吳鳳英心想：治淮勘探隊是毛主席派來的隊伍，也是魯山人民的喜客，於是不僅把自己準備過端陽節的糯米、新鄭好棗下到鍋里，並且还把燴熟晒干的野百合、野蔓菁也下鍋里，給勘探隊同志們煮了一鍋上好的八寶粥。

同志們睡好午覺，又痛快地吃了一頓野餐。何隊長拿出米票來金來，李才執意不要。何隊長來到吳鳳英家里，講政策說道理，吳鳳英才留下三張斤五兩的米票。何隊長坐在大舖沿上，問明了吳鳳英家中人口和農副業生產的情況，最後說：“李才二十多歲啦，為什麼還未結婚呢？”

“從小已經聘下了庄西頭馬家的閨女，一九四二年被大水沖跑了。”吳鳳英說着，看了看何隊長，眼圈不禁紅了，接着又用嘶啞的聲音說：“山里人尋個媳婦多難呀，大水把閨女沖跑！男人們也不知道沖那里去了，在下邊河灘里，放生孩子們，在沙塚上發現頭髮辮，一扒扒出來三個大閨女……”

“被大水沖走那些人，就沒有一個生還的嗎？”何隊長追問，意在改變一下她的情緒。吳鳳英興奮地說：“咋沒有！張大有沖到寶豐瀋陽被人救出，現住沙法店，還有一個孩子沖到汝墳橋被橋柱子擋住，後來參軍了。還有一個大閨女，就是李希范家的姪女李翠，經過五六年，到解放後她才回來，那才是一言難盡哩……”吳鳳英這時興奮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手舞足蹈的比划。

據說發大水那天，李翠看她三叔不能救她，她就伏在板

箱上，順大水冲下河了。半夜里他还看見小伙子們騎在大樹上，有的声嘶的喊着：“救人呀！”有的說：“不要喊，沉住气，半夜里那会有人來救……。”李翠听見，伏在板箱上，一声不吭。次日天亮，冲到滎陽东南刘步口，李翠見岸上有行人，想求救，因为被大水冲一夜，又飢又寒說不出話來，只能張張嘴，点点头。岸上走的是二夾弦戲班里一个唱紅臉的，名叫趙良奎，他是由刘村上滎陽去赶早集的，平日在戲台上总是扮着急公好义的人，又常常說：“見人不救，一行大罪。”这时他看見河上漂流一人，不住点头，又漸漸近岸了，他就不論分說，跳下河去，因为水深流急，他也几次沒頂。最后他用头顶住板箱，頂到岸边，把李翠撈上來，又把板箱撈了上來。他看見被撈上岸的是个大閨女，他害怕了。他說：“我是个戲子，素來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我救了你，別人說起閑話，跳黄河也洗不清！我要跑了，你等着別人來救你吧！”李翠感激得很，就是說不出話，忙伸手拉他的袖子，但被他一摔跑开了。

一会儿，刘步口的富農王宝善老头，撈淤泥走來，他一看是个閨女躺地上，還沒死，放下糞叉籬头，就把李翠背回去了，随后又同他老婆子把板箱也抬了回去。他住臨河，天剛明也沒有人看見。老婆可喜欢得跟狗嚼脆骨一般，一面給李翠打面疙瘩，一面对王老头說：“因为咱家餓死个童养媳，逼死过一个媳妇，人家都說咱家是閻罗店，沒人敢給咱說媳妇；你看，天沒絕人之路，河大王不是給咱送來一个媳妇，恐怕連嫁粧都給咱送來了。”

王老头把一袋旱烟磕在門檻上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你說怪好，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。”

“管保一碗面湯就会說話啦！”王老婆說着从鍋里撇出半碗稀面水，端着過來。這些早被李翠聽得一清二楚，李翠想着這兩個老家伙不是好人，但他們总算救了自己，也沒想出啥办法來。

王老婆用調羹喂李翠兩勺，李翠就抬起頭來，說：“拿來讓我自己喝！”王老婆一面去盛湯，一面笑問王老头說：

“你看……”王老头坐門檻上，只吸烟不作聲。

李翠一連喝了三大碗面疙瘩，心中不慌了。舉目看三間向南的草房，樑棟都很粗大，一头是个耳房，一头窗下安着鍋灶，當門偏右一圈麥，圈底网包恁粗直頂着樑，滿屋蛾子亂飛，想是麥还未晒。旋子上橫寫一行大字，寫的什麼李翠也不認的。

王老婆看見李翠睜開眼了，就假近她并且喜笑顏開地說：“你看多好，要不是河漲水發，我那孩子从河南担菜早就回來啦！看着我尋不下媳妇，河大王把你送給我了。你看好不好？总是缺不了吃喝。”

李翠听着，心中不是味，但是不好搶白。只好跪在地下給老婆兒磕頭，哀告地說：“大伯，大娘救了我，一輩子也報不尽您的恩情！”不由地哭起來，并哀求說：“你收我当个閨女吧！”

王老婆眨篩篩地站了起來說：“你說那話不称我的心，我是要你当媳妇哩！”李翠站起來拉住王老婆的袖子，哀告地說：“大娘！你救了我，我是感激不尽，不过俺在家已經訂罢婚啦！他們來了，你咋答应他們哩。”一句話把王老婆問的嘟嚕着臉。

“照你說這，就算我老婆子多嘴了！”王老婆說着走到

門口，將身子靠在門框上。李翠姑娘爲難了，忽然想起用箱中的綢子布正暖她的心，從褲腰帶解下鑰匙，送王老婆說：

“請大娘幫我開開箱子，找身干衣服叫我換上。”王老婆一扭臉，悻悻地說：“你自己取吧，俺不挨你的東西！”

李翠姑娘無奈地強打精神，開開板箱，見成疊的衣服還沒有身上的干，只好不換，只取出兩塊本色魯山綢和兩段黑藍布放在箱蓋上。再去拉王老婆轉身過來，指着箱蓋上的布說：“這些東西給大娘做衣服穿吧！”王老婆嘿嘿冷笑兩聲，奚落地說：“俺救一個人都不說啦，還在乎那一點東西嗎。”李翠清知道事情不對頭啦，心想出去找個鄰居的嬸子大娘來評個理，可是疲困眼澀，一點也動彈不得，只得躺在地上。

就在這時王老头哼了一聲，把老婆調到窗前，也不知嘀咕些什麼。在李翠姑娘想來，一定是老头嫌老婆說話不好聽，叫她改口的。果然一會兒王老婆轉來，十分溫存地把李翠攙了起來，並且說：“躺在耳房里我那床上去睡一會兒吧，這樣免不了一場大病哩。”李翠倒很放心地躺上去，轉眼間一堆泥一般地睡熟了。

誰知道這兩個老家伙見財起心。當李翠醒來的時候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王老婆正捺住她的手腳，王老头用套子正向她嘴里塞，喊也喊不出來，彈掙也彈掙不了，王老头在前面把她反背着，王老婆在后面用兩腋吃力夾住她的兩條腿，只聽咕咚一下子，李翠又被甩在河里了。

李翠初被甩到沙河里，沈到水底打谷楞，當她一想起來，沉住氣，就漂上水面了。沒沖多远，她又抓住一根橈條伏在上邊。沖了一整夜，又沖到白天，恍惚過了三座大橋，李翠

所見有人說話，也不抬頭，也不吭聲，她想一個閨女被人救出也沒有好的結果，不如任他沖去，她不知道已經過周家口到了黃泛區了。

就在康灣下邊黃水入沙河口上，李翠忽然聽見兩個女子的聲音。一個洪亮粗大的聲音說：“你看，那個死尸是女的，也不知道被啥人害死的，咱們把她也撈出來埋了。”一個清晰的聲音說：“死人我可害怕，不管她吧。”“婦女的事，咱不管誰管呢？你害怕，只管撐住船，讓我去打撈。”說着說着，有一根竹竿伸到李翠的肩膀上，李翠扭頭一看果然是一大一小兩姑娘，叫聲“姐姐救我！”那大姑娘听着便說：“三妹快撐，還活着呢！”那個姑娘把李翠撈到船艙，又去撈那條，那個小些的姑娘說：“已經救活了，姐姐，趕快回家，不撈柴火吧。”那大些的姑娘說：“噫！出來一回算一回，那有見柴火不撈呢？”說着已經把那根棧條撈上船了。只見兩個姑娘各掌一只篙，那只木船就同箭頭子一般，繞過淺灘，順着急流穿過一些小島似的村庄，只听小小的聲音說：“回來了。”船已經在柳樹叢里靠岸了。

原來在黃水中間，這個隱蔽的小趙樓村庄里住着一支新四軍游擊隊，東邊是日寇，西邊是蔣匪軍，左右受敵，頭頂上還得防空襲。白天不好出動，就派這兩個姑娘出去運輸物資，打探敵情。游擊隊員同志們一到夜晚就出去摸營，消滅敵人，壯大人民的武裝力量。當李翠坐的木船靠岸的時候，就有三個武裝同志趕來將船系在柳樹上，用驚異的目光看着李翠。

李翠一看見兵就害怕，自她記事以來，這樣人就是派壯丁，搶東西，強奸婦女的人，但是今天所見完全兩樣，他們

都是年輕人，很親熱地幫她們遞東西，扶她們下船，李翠雖說一時難以放心，却完全寄託在兩個姑娘身上。她早被那個大的背回家去了。一面找出自己的衣裳，叫三妹給李翠換，一面把水添到鍋里，燃着火，就動手去和面，等李翠換過衣裳洗過手臉，面条就端過來了。李翠先喝面湯后吃面条，兩大碗面条吃過，李翠心里又穩住勢了，當她問明白這一家人口生活情形的时候，她才真放了心。

這家老头趙天義，打年青的時候起，就給濮陽大地主家當長工，一口气整整干了四十來年，地主看他干不動重活了，把他辭退了回來，他就靠三個兒子當佃戶养活他。

當大水來的時候，因為小趙樓地勢高，除下庄稼地全被淹沒以外，就算沒有生命的危險。三個兒子眼看着沒活路，就平分了糧食、牲口、農具，分頭上西邊逃荒去了，三個閨女和趙母搬到家里。沒些時，加上招待涉水逃荒的鄉親們，這一家已經落得少柴沒火，米沒面淨。幸喜這時候新四軍來了，老夫妻率着閨女們主動地協助紅軍，大閨女叫玉裁，早已出門了，她婆家是淮陽北關擺京貨攤的，趙母就叫她背包袱遊鄉，出入淪陷區給自己的隊伍彙報消息。二閨女叫玉蘭，就是主動打救李翠的，她剛出閨，頭一次回門就遇見大水，她家在西北鄉，大水頭一兩丈高二三十里寬，想跑也跑不了，她婆家牲口房子全被黃水吞沒了。三翠女叫玉秀，上學上到五年級，黃水一來也上不成了。她姊妹倆沒事在家給新四軍洗衣裳縫被，有事就駕船出動。開頭軍隊弄來糧食，几盤磨全指男女人力去推，後來摸敵營奪來兩頭牲口，黃泛區地面少，飼草又成問題，兩個閨女整天出去割草打柴。趙母是一個又清麗又精明的五十來歲的老婆，料理事，舖派

活，男人也比不上她，紅軍來以後，她常對兩個閨女說：“紅軍有吃穿我也有吃穿，紅軍勝利我也勝利，你姊妹倆出去，無論遇見啥困難，就是千刀萬剮死，也不准透露我們紅軍在黃水中建立這個小小的根據地。”趙母今天看見李翠有說不出的喜歡，她說：“我有三個閨女還不嫌多，你來啦，就作我的閨女吧！我給你起個名字就叫玉翠。”

紅軍游擊隊的連長聽說玉蘭救來一個婦女，就請李指導員來了解情況，李玉翠把朱家坡遭大水和她被水沖走遭難的經過詳細地述說一遍，最後玉翠說：“他們害我死地我沒死，我非回去報仇不可。”李指導員對玉翠說：“你的仇是要報，不過第一步要不把全國人民的仇人日本強盜打倒，你回去也報不了仇，不妨就在這裡參加革命工作，等到革命勝利再回家。”李指導員因為事忙，說罷這話就走了。李玉翠受了這一番教訓，心裡可明亮啦，覺得被沙河的大水，把她沖進黃泛區里，比在山裡活着更有前途更有希望。

從此以後，駕船出動的不是兩個姑娘，而是三個了。玉蘭比玉翠大四歲，細高條子，已經是二十四歲的大姑娘，說話做事又潑刺又細心，玉秀才十八歲，短小，瘦弱，却特別聰明伶俐。玉翠夾在中間，喊二姐叫三妹，又自然又順通。這三個姑娘嘻嘻哈哈地出入在周口市淮陽城中，購運物資打探敵情，給自己的隊伍作了不少工作。

有一天玉秀留在家裡抄寫文件，光剩玉翠和二姐二人駕木船找到一個小荒灘上來割青草，冷不防，有兩個日本鬼子駕帆布小艇抄上她們的路口，玉翠看見，跑上木船抓住竹篙就要跑。玉蘭來不及上船就竄進水里，拉住船幫遮住頭。玉翠還未撐開，那只小帆布艇已經靠近船邊，艇中坐着兩個短胖

子倭寇，嘴里呱啦呱啦也不知說的什么，一个站起来伸手就要抓玉翠，就在这一呼吸間，玉蘭跑到帆布艇后艄，只用头和兩臂向上一掀，將小艇翻一个口朝下，那两个鬼子被扣在黃水里，跟用鍋排盖住鍋煮蟹一样，只听呼噜呼噜，由艇边向上翻花，一个鬼子剛要露出头來，又被玉蘭按住吃力再叫他喝些黃水。停了一会儿，两个鬼子喝的差不多了，兩姊妹把帆布艇抬翻过来，鬼子們肚子吃饱，穿的卡其布軍衣里也裝滿了黃水动弹不得，两个姑娘用細草的繩子，把两个鬼子都背扎了，仍然放在帆布艇里，又把艇前攬繩系在船尾。玉蘭又爬



上岸去抱青草。玉翠說：“打了这个勝仗，还不快走，还抱青草哩。”

“沒有青草喂牲口，就不能再打勝仗。”玉蘭說着就把青草抱上了船。

當她們攆進莊子時，早有李指導員和四五个游擊隊員在迎接她們。李指導員喜歡地說：“你們拾了一只帆布艇嗎？”玉蘭說：“不，里边還有貨呢。”當同志們抓住帆布艇拽起那兩個鬼子時，兩個家伙還沒死，只管咂嘴翻白眼。當指導員從倭寇腰帶上摘下手槍和短刀時，玉翠玉蘭可吃驚啦。李指導員說：“你們好險呀，你不搞這個……。”這一回兩姊妹各記一大功，從此她們正式成為女游擊隊員。

最後吳鳳英說：“就在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李翠突然回到朱家坟來了。不是光李希范喜歡，朱家坟的人上下三四十里的都來看她。送她的兩位同志就是趙玉蘭和李指導員，那時漯河和許昌還沒解放，他們還是化裝偷渡過鐵路線的，他們經過葉縣，找着了劉步口的富農王寶善。那時農會已經查封了他的家屋，當時就開了個鬥爭大會。李翠當場訴了苦。在王寶善家找出原封沒動的板箱、衣裳、布疋。都分給了當地農民們。”

何隊長听得出神，只問：“到後來呢？”吳鳳英說：“她到土門溝，看看他未婚夫周士貴，倆人說話很對勁，她听李希范三叔說：‘周士貴很好，大水過後不斷來朱家坟看我，還說李翠被大水沖跑啦，我一輩子也不娶媳婦啦。’李翠拉住周士貴說：‘走，咱倆到縣上去登記吧！’那時我還不知登記是弄啥哩……後來，听說他倆一同隨林彪大軍過江啦！”吳鳳英忽然沉悶起來，她想起李才家要是現在回來，也是二十多歲的大閨女了，那是多好呢，她和李才一同去登記……。

何隊長問：“你在想什麼呢？”吳鳳英仰臉看着何隊長

長，搖搖頭沒有說話。“別發愁！”何隊長安慰她說：“李才還小哩，媳婦遲早會娶到的，年輕人自己會操心。只要咱山區農民搞好農林牧合作化運動，日子便會越過越好的。咱們照着毛主席的指示，一定把淮好治好。你看，在沙河上游築上兩三個大型水庫使沙河永遠不發洪水，冬春也不能缺水，能澆地，能走船，又能發電，所有的山都開成梯田，栽上樹木，風景林、果木林，人人英雄，個個模範，那怕平地姑娘們不爭着來當你們的媳婦呢！”何隊長看看手表，吹一聲哨子，一會兒工作隊在朱家坎當街站齊啦。

吳鳳英問：“工作隊什麼時候下來呢？”

“我們安置住就下來，重要的勘探工作就在朱家坎一段。”何隊長說罷，工作隊和父老們告了別，走出了村。

1956.3.

（插圖：馬基光）

朱家坎夜話

楔 子

當治淮混合勘察隊走到宋家坎西山峽的時候，何隊長把山勢子細看了一遍，不禁奇怪起來，他停住腳向同志們問道：“這口子顯然是人工鑿開的，它不過十來公尺寬；山峽壘邊石質又是一樣，山脈原來是通過去的，那為什麼要鑿開這一道口子呢？……”議論半晌，同志們也都提不出答案

來。為了搜集沙河的歷史資料，何隊長讓邢秘書留在朱家坟，專門從事地形歷史的調查研究工作。

解放初期，邢秘書是在文工團作編導工作的；文工團改編成地方歌劇團的時候，領導上把他調到石漫灘水庫搞宣教工作；石漫灘水庫完工，他就回治淮總部工作。邢秘書早就聽說魯山縣朱家坟的農村業余劇團搞得好，這回何隊長把他留在朱家坟，他心想：“可得順便好好了解一下這個劇團的經驗。”誰知道後來了解的却不是業余劇團經驗，朱家坟的歷史整個地吸引了他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當晚，邢秘書落住在朱家坟俱樂部里面，當劇團團長聽說邢秘書過去在文工團搞過導演，不禁大喜，立刻把被褥搬了來，要和邢秘書同榻，向他請教關於導演、化裝等劇團工作方面的一切經驗，邢秘書推辭不過，也就老實不客氣，把自己所知道的和盤托出，兩人談得非常投機，不知不覺便過了小半夜。

正待歇息，邢秘書問團長道：

“朱家坟這樣好的地勢，怎麼會常鬧水災呢？這個山脈又是打從啥時候起鑿開口子的？……”

“唉，說起這來，話可就長了！”團長嘆了一口氣說：“邢秘書要是不累的話，咱就談談，要不然明天再細細和你講。”

“不累不累，你知道我是個急性子人，有事攔到心里，連覺也不得睡穩，你還是講吧！”

“好，我就講。”